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94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府兵圖

○兵門

府兵

上府 一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四人 長吏一人
中府 一千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四人 兵曹一人 別將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四人 校尉二人

羽林軍 高宗 龍武軍 玄宗
神武軍 肅宗 英武軍 代宗
神策軍 代宗 神武軍 德宗
大威軍 順宗

兵

坊 高祖時坊主一人
團 十五人 校尉
隊 五十人 隊正
火 十人 火長

禁軍

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於農其居處教養蓄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於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憲制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遂至於亡焉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魏而為彍騎又變而為彍騎又變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衰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府兵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三年更為

唐初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肄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入寇復置後又省其後定制衛驍武威各有左右又領軍金吾監門千牛亦有左

旗軍○富平道玄戈軍○醴泉道弁鉞軍○同州○道羽林軍○華州道騎官軍○蒲州折威軍○岐州道平道軍○豳州道招○摩軍○西麟州道苑游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

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專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又軍有坟置主一人

察戶口勸農桑

軍置將軍一人○大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此陸贄之言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大宗置府八百杜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蓋養戎民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

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兵非古制也

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八百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赴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唐只是折衝自教 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厥有旨哉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勛契乃發

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繫於諸衛之後下與外官同 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繫之郡守之後與 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何以言之 唐發付兵符下刺史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有事則命將以出事罷則歸于朝校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

唐官于其道市之若平居無事牒則耕於野與編戶者同

凡府兵之法侵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

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大紛擾 漢以一歲更代為善 唐在三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騎騎

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行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玄宗時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彍騎入隸于十二衛蕃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擇驍不過十人皆取為之自 天寶後彍騎之法又稍變發士卒拂入戟折衝諸麾至無兵可交李杜南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六軍宿衛皆市人

及祿山反不能受甲矣

方鎮

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也防秋唐初兵之戍邊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皆有使而總之者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帶使持節謂之節度使而安祿山正以范陽道節度使反犯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鉞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遞其兵而不貢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朱全忠以四兵李克用以晉皆更犯京師唐遂亡矣

禁軍

太子禁軍南北衙北衙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以義兵起大原已定天下悉罷歸其額留衛者三萬人號八從悉軍後若

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又置北衙七營又於元武門置飛騎營○高宗龍朔中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又詔羽林軍闕取士以戶部印印臂為之末年榮兵浸耗祿山反入蜀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以元從扈從官子弟補之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射生手千人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代宗以射生軍清內難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又號寶應軍初哥舒翰破吐番因置軍於臨洮之西及祿山反徵兵千人赴難屯于陝賜號神策軍既而鎮於中使魚朝恩○廣德元年代宗避吐番幸陝朝恩裒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遂以屯禁苑中為天子禁軍○德宗時神策兵雖處內往往數出征伐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詔以白志正為使募兵蒐補志正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禁兵羸弱不足備非

常及李晟持西兵趍難北軍遂振。正元二年特置監勾當連策軍次寵中官又改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良家以後京師實荷禁兵以為重然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號。興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自後皆統於中人矣。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又省神武神威合為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與禁兵可謂良策矣卒之諸王遇害乃召朱全忠兵入衛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天子無一人之衛卣乃亡

德宗正元二年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曰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調發至所期處弗能辦集閱習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行者逃不踰時還不經歲緣高宗以劉仁軌為熊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有久成之勞武后以來財竭人困百姓至蒸熨手足以避役又遠將苦之自天寶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然未嘗有內叛外侮者誠顧饑田園悉隸軍伍長從行請之隨騎其後益為大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愛重遂至為模上曰俟河中平當議之。三年又問復府兵之策泌請先行屯田上從對曰戍卒困屯田致富則安於土不復思歸制戍卒三年而代交其糒藺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不過數畨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五六矣。陸贄曰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西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粮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禦踵發悉師東討故吐番承虛是代宗莫遏是失馭輕之權也

唐會要總論

正觀十年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積兵二十六萬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多壯勇

故不置存其諸道每歲十月以衛士帳上兵部以俟召發天下衛士凡六十萬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王徙遂斷逃散○杜欽云凡有兵四十萬番上遠近不均○杜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白頭翁戍邊不已哀哉文苦如此宜其民不堪命而法之亟壞也

宋朝兵制

藝祖深鑒唐末五代之弊既平諸國詔諸道長吏選其驍銳於闕中聚勁兵於京師弟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製親衛驍騎之名其等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於殿前侍衛兩司為步兵者百十有九為騎兵者七十有二而忠佐皇城司不與焉又嫂其等級相犯之刑課之階級以絕其犯上之心三年一成更出迭入其定制潮聚巴蜀停苦廣平江南諸州鎮兵內屬侍衛而番方縣額亦有天子之兵其內外輕重均逸精兵不過二十餘萬京師也十萬足以制外郡也十萬足以制京師而內患

次降民兵亦衰。崇禎以後兵弊日滋階級既壞紀律亦亡董貫極矣
卑於言敗敗沒第言逃突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住招以減額封餉
為上供之用

四朝志并王銍兵制序宋朝前會要修

而藩維之固缺然矣。太上中興收三帥之精銳以殭聾敵而江上分
屯之軍皆隸禁衛臂指在使靡不如志唐雖。或云國家之兵大抵自
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
禁兵立而廂兵廢自將兵立而禁兵廢有大軍立而將軍又廢矣
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
偏重之患矣下承平百餘年盖因於此王珪曰宋朝兵制雖詳然莫
能推明其意張燾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元豐五年神宗曰聞見
不怠節度太重而已雖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
錄太祖問趙普曰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唐季戰爭
上因與石守信王審琦飲酒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市好田宅為永
久之業守信等皆謝明日請解軍政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兵
收天下精兵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
宋朝以備宿衛。
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
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廂軍數閱者始號願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
給吏于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
太祖既得天下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其名號不一

金鎗班　東西班　殿直　鈐容直　新立內員寮直　擘遠
捧日三十八指揮
龍騎四十一指揮　驍騎捷四十二指揮　驍騎三十三指揮　天武二十五指揮
虎翼五十一指揮　神衛四十六指揮
武三十三指揮
自古禁旅之盛無如本朝者殿前司領騎兵十額三十七の步兵之
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の步兵之額八十三
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の皇城司領步騎之額二の左右
騶騶院領騎兵之額二。建隆揩軍額尤少至

太宗則無不備矣如金鑰之類皆太宗所創也大宗掌輿地詔語及屯田利害張洎上言國家懲前王之失酌形勢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之樞司以皐安兆民臨制四海故于京邑而定都焉晉炎運開基高帝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武帝以虎符發郡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鎮門闕羽林兒以備天子卒從蕃衛之軍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以北衙農夫也及隴右河西諸府兵始置神策為軍旅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卒從蕃衛而已及綠山犯闕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舊都駕馬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兵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晉社各十萬人邠寧軍宣武各六萬人澤潞徐楊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不及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四奉在京師本固兵強邦家之利也上覽嘉之編

真宗景德三年上謂王欽若曰馬步諸軍卒終簡閱闕額漸多今緣承平武備不可廢或謂選近甸強壯朕念取農民以實軍伍良法也惟軍伍之家悉有子弟多願繼世投軍但慮父兄各隸一軍則須別以此故不應募今可曉諭許隸本軍欽若曰此誠當從之況征行發農獻而奪耕民真長久之策也續

大中祥符四年上因謂宰相曰外道所給比往年南郊加多十餘萬蓋募兵大廣爾其間老瘠不任事者當簡閱之王旦曰言事者稱民間或有小歉及所至皆宜募置軍籍然一列軍門何由復業不若令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編

仁宗慶曆四年六月富弼上宇傑十二策河北最號勁兵爲盡精閱則不敵於天下況冦狄卒襲則朝廷未與創效講和屢騎每入危惟擇北兵親閱兵輕之發如此我當入南北兵器之必犯南軍南軍潰北兵器之必敗悠悠此故有南北混而戰者敗兵先亂是不若純用北兵之為勝也同○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言大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皆倍之兵在精不在數宜分散於食米訂也編長○慶曆中張方平大祖蓄兵不及十五萬

人太宗一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至千實元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上○嘉祐七年初祖宗兵籍開寶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禁軍四十三萬其數皆有奇自慶曆是宰臣韓琦言祖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已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侍敵蜎天下之九不能給宜先慮而速救之開寶至道天禧之兵祖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曆兵乃自西帥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院擬其制裁為定額通鑑長編

元豐令既講和而邊兵至多徒耗錢帛文彦博曰自古豈慕營兵遠

契丹呈減在營兵數目祖宗朝北戎撫驛即使

神宗熙寧二年推密院進

西淮南路募兵編

契宗治平二年命俟備廂副使孟渊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

軍息即罷如漢文帝以其時府庫充實因用兵卒致公私匱乏上曰文景恭儉故至武帝時府庫充實豈是無事不為以致富盛蓋能立制度所以有成効也如仁宗朝何嘗橫有費用止緣衆人妄耗物力庫府遂空

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幣通能休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升之曰已議節消本路冗兵於京東招募亦將有序不數年可見効矣呂公弼曰緣邊之兵不可多減若遇大閱人數全少此戎觀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闕事也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長編

○熙寧三年三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為六舊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人為額自康定慶曆以來諸軍闕有併發至熙寧初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如龍衛三十九指揮併為二十有以全部附隸者實減併入威猛驫捷而宣威發罷契丹直撥入神騎而契丹直發罷有併營而增額者如宣武二十指揮四百人額併為十二指揮五百人為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猛四指揮以第四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是部伍齊肅無有名存而實缺也○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

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降剔員或陞階以備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則聞詔增募而京西轉運司所募多至三萬人陝西減額五千人亦至三萬人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揮分隸河北總管司以除盜恤飢而河北又麾河路增成壘河北所募五千人麾京城以發馬監兵置廣固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戍瀘軍興逃河轉漕又皆增置大抵麾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殺矣自五代後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先役作工徒營繕民無逸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麾寧四年詔揀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弄為大分五十以上頗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免僧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衆長編。神宗嘗謂輔臣曰前世為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治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為良連營以居什五相制節以軍法寧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閒使不得動既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良民所以太平之業宋興而無戎民自古未有及此者。王安石行保甲法神宗曰募民無異安石曰募兵多浮浪非良農之比也。元豐八年三月丹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殿陛宿衛宮省舊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而邪戍邊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泊而以羅賤留便禀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番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麾寧元豐之間兵制備矣長編

麾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郎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幾十萬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鼇練修飭武備之法甚衆長編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南兩浙荊湖

路也置帥府為要郡大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也兵各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副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則量敵出兵多寡會合以相應援剿

總論

宋朝兵制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者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邊或遷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泊以羅賤而留之者曰就糧

包孝肅嘗言沿邊單州蓄兵愈多乞令防守外其屯駐駐泊就糧兵士各令歸營謂此兵也

諸司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則又即廂兵而教之也什伍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番戍內地謂之鄉兵之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太祖聽趙中令之說收節度之權於京師雖曰京師諸郡十萬內外足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嗚呼其慮遠矣不特此也前日之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厭亂以為兵節以軍法畀之厚祿寧則各自愛重法嚴則不敢為非此其慮何如也又不特此也軍士未不得過隳惰逃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任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無怠之也此其慮又何如也是猶御兵之意然爾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權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無敢有異心者此其為慮不既深遠矣哉自時厥後此意不明故樞密屬官有欲使之管軍者東西倉互給有謂之兼農之比者噫祖宗之意微矣其漢唐兵制未有善於斯者奈何其莫之察也皇朝之制大臣平章宪軍而後國事臣出守宪軍而後州軍曰軍

資監曰軍謂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直參蓋亦以是加之察求

衛兵

周制 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吏舍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次舍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請盧者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則終

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庶子宿衛之官皆屬太宰

內宰以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

入民妻子弟分之使眾者就寡均宿衛

司馬 政官之屬有虎賁氏有虎賁七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秩官司隸掌五隸之法執其邦之兵守王宮罪隸蠻隸夷隸皆守王宮漢制前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中尉主之國有大變北軍亦繞宮北衛詳見漢兵門

○ 即中令秦官屬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即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秩官掌宮門衛比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三丞又諸屯衛侯司馬十二官皆屬焉。○即掌守門戶出充軍騎有議即中即侍即郎中即皆無員後至千人並百官表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與謁者即更直執戟宿衛門戶攷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即將五官中即五官侍即五官即中左即官習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軍騎左右僕射主虎賁即習射左右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將中即即中羽林中即將羽林即將無員掌宿衛侍從掌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九大郡良家子弟補

百官志。唐制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備身供御兵仗親衛一府四翊衛二府四勳衛二府四左右郎將各一人。凡府中郎將掌領校尉旅帥親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二為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配以職。戚德正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補勳衛三品孫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之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親事執仗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應及城門給廩食執扇三衛三百人。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而配以職。戚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六。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刀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折衝都尉掌領鎮守備禦以三百人為團上校尉領之唐制。南北衛兵府衛諸衛之北衛禁軍也。戚衛領於金吾北衛統於外牧李傑曰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司察也北衛之制其後雖增員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也。五代襲旅無復舊制。宋太祖始制侍衛馬步軍。周世宗置殿前軍將募天下猛士上為都虞候受詔簡其教擊精絕者為殿前諸班。宋太祖受禪悉因其制乃詔殿前侍衛二司簡其驍勇者升為上等疲弱者退為剩員又令諸路選所部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建隆三年上留意治兵乃簡驗壯者謂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樣招收其後兵之等級亦散給諸州設旗給賞募之長吏專督其事部送闕下者軍頭司覆驗引對分隸諸軍同上。太祖御講武殿親臨試之其法刻木為箭鏃累以纏罥命引強者兩兩相射又以木鹿為的植韋韜俾馳騎相擊皆取其不避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由是禁旅精銳甲。太宗雍國二年詔以養名易

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雲衛屍捷曰神衛編○舊制有左右金吾引駕仗堂內內宿衛車駕出行勘箭警巡喝探之事又有仗衛司○淳化五年於崇政殿親選五百七十人分四營上以弧鼙用禁軍非舊制遂擇置使傳呼清蹕有能上羽林神武左右六軍以判金吾丞翰劉承蘊為都監六軍諸衛有能上羽林神武左右六軍以判金吾左右衛仗將軍兼領之然諸衛自在右衛以下官名存而事廢有侍衛親軍司兼總步衛二軍之政國初有都指揮使副指揮使其後止置都虞候又有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真宗謂近臣曰如聞禁軍人數不足當令殿前司諸軍材勇者升補之逢日上三軍每指揮及三百人龍衛上四軍及二百五十人拱聖而下及三百五十人同上○咸平六年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陣勢召近臣觀之親行伍整肅○景德二年上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疾者眾蓋久從征戍失於簡練今多已召還宜精加選擇延長○仁宗

元祐二年八月詔在京置武第十三至第十五三指揮廣勇左第三軍第一右第三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落覓衣天武第六指揮會一處給別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同上

衛兵三衙四廂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為重也然定都陳蔡四無扞蔽其勢亦必資於兵

張方平言京師古之陳留郡四衝八達之地都城四面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太祖始制節度之權屯兵於內

太祖選諸道驍勇者補禁旅

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大宗取禁軍抗健者謂親軍

太平興國三年從龍親隨禁軍取抗健者謂親軍罷癃老弱悉分配

其強幹弱枝之意悉矣而所聚之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為二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盖侍衛起於後唐

石林燕語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於是六軍之外則為私兵至於後唐明帝遂改為親衛軍

殿前起於周之顯德

五代會要世宗慕天下豪傑選武藝超絕者署為殿前諸班

宋初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都虞候之下侍衛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侍衛之馬軍步軍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在殿前副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是也

故雖殿前都指揮使有副使而王超亦自殿前都指揮遷侍衛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而王超亦自殿前都指揮遷侍衛都虞候是也

實錄淳化元年博潛自殿前副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咸平三年王超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二

衛馬步軍都虞候

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步軍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之下矣職畧摠曰天武四廂屬之殿司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

摠曰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鶴龍衛舊曰龍捷神衛舊曰英武太平興國二年改控鶴為天武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雄熙四年改曰騎曰捧日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見上謂之八赫梯盖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四廂都虞候八位武弁軍門號八赫梯

官制管軍八位武弁軍門號八赫梯盖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四廂都指揮使為管軍

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九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橫杖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惟橫杖矣

筆談三衙內見宰執皆橫杖主廊階下喝喏宰相出笏階上揖之此禮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見兩制而聯騎通名禮也至其後則

又今為矣○寶元康定間王君貺作舍人在坐見殿前馬步軍聯騎

立門外呈榜猶不敢求見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相
逢歛馬駐立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十年入翰林相逢分道而過蓋
兩制漸輕三衙漸重歟[明]田藝衡
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
九年變前都指揮使郝質往軍器監議軍器上批三帥朝延待遇禮
繼二府寺監小官豈可呼召自今可移文定議續會
呼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若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
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
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范祖禹言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密
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
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無兵變也自[唐]
以及[五代]樞密之權稍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與發令副都
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主管軍政文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

宗制兵之意

其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
[石林燕語]三司天下兵柄皆在其手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
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及
也
是以樞密承旨管軍范祖禹力言之[見]而張公方平亦言宿衛必取端
愨之士
[慶曆]八年張方平言[漢]宿衛之士選林武必取端愨之士宋初宿衛
皆游惰無根蒂者乞於諸班之中選年勞久次者東西下班殿侍有
門閥家業者選取以充殿內之職
此其防微之意非人之所能及知也[林駉]

群書考索卷四十

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兵制門

州兵

三代盛時井田之法滿天下皆兵也君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卿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兵者皆吾平君之民為將者皆吾平君之吏也至秦用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廢遂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蠭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常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

船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建武六年欲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紀。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帝紀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凡六十一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一人曹參軍事各二人兵曹參軍一人執固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高宗武后時府衛之法寢壞變為彍騎彍騎變而方鎮之兵熾矣

宋制募軍每歲蒐試著之令甲私役有禁教閱有班諸州所募者曰本城禁軍一軍有分練數州或一州兼屯數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有八步兵之額百八十有三是為鎮兵縣又有土軍禁二軍皆在州縣不在京師亦殿司侍衛司之兵也然其所生長知有州縣不知有殿侍司殿侍司亦不復稽考州縣之政也名曰內屬其實外軍

總論

州縣兵禁軍廂軍太祖鑒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天下精兵悉選而萃之京師州郡所存率皆疲弱此強幹弱枝之道也趙普議見上循習已久外備不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若人以充常徭名曰長吏實同於人名曰郡城湯若平地滁州守禦代以白直淮陽重鎮與滁無異去楊而黃復不及滁王元之所言蓋咸平之三年也即三郡推之他可知矣

三年王禹偁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嗣業天下一家議者乃合江淮諸郡毀城隍徹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十

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於人名為郡城湯若平地
城比在滁州值發兵靚清關地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關閉及徙
淮陽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池器甲復不及滁楊嘗以一
切發何以救急望令江淮等郡計置本城守捉軍士三二百人
自是以來稍稍修置陝西之保毅置於咸平之四年
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吳價與運
使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餘人其沿邊先選中者亦升為禁軍號保
捷
沿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
元年陝西運使言西河沿邊諸州於保毅之軍內簡集成銀武軍四
十指揮自立北軍邊聲頗振我不敢寇
然猶未盛也慶曆之初西戎阻命始無民兵以補軍籍陛諸州廂軍以
充禁旅既增保捷又置宣教比及三年又置保毅內外通置禁軍四十
餘萬通三朝兵八九十萬而廂軍不與焉而後兵大備矣○張方
平言熙寧之末熙豐之初議刺民兵極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冬
不及十五萬太宗朝不過四十萬祥符已後稍稍消伏向因西戎阻
命始籍民兵俄緊以補軍籍陛諸州廂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京東
於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九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餘萬
人通三朝兵八九十萬其廂軍鄉軍義軍不在此數
自時厥後隨減隨補治平初元刺陝西義勇十五餘萬
治平之兵百六萬二千禁旅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紀
十六校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
至于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其為兵九二十餘萬
而廂軍益衆矣○三年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有騎射至牢
城其名二十三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九八百四十為兵九二十二
萬餘人
古者九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有天下悉役廂軍九役作營繕民無與焉
故備戰衛者謂之廂軍皆總於侍衛司而兵部掌

其政令

兵志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於侍衛而兵部掌其政令又以廂軍教閱若始號廂禁軍後以為下禁軍[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授治廂軍[熙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衰以自三代後九國之役皆調之民故民以勞苦[宋]有天下悉役廂軍九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固承平百年

[熙寧]之世取廂軍之壯而教之謂之廂禁軍留之在城免其雜役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之上曰雄武曰武壯曰靜江曰崇節曰保節皆廂禁軍也

元年選少壯廂軍置在城以備緩急二年樞密言廂軍近以教閱武藝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荊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從之

是則廂軍以役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非禁軍亦宜之今之禁軍送迎

[熙寧]中私役禁軍雖經郊叙復求不與親民差遣[林駉古今源流至論]

總論

京師兵[神宗]有言[藝祖]養兵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元豐]五年[神宗]云云而張泊之言於[太宗]亦曰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四萃在京師[太宗]語及兵利害張洎言國家以大梁為天下之樞故定都焉今天下甲卒云云其本固兵強未有盛於我朝也我[太祖]加意軍政其練之也精其御之也嚴或大閱西郊

[建隆]二年大閱西郊上曰[晉漢]衛兵數十萬然可用者寡朕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悉為精銳或習戰未明池

[乾德]元年[缺]池未明明外聲卒驍水虎捷習戰池中

或閱兵講武殿

乾德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屬侍衛其練兵之精如此武雄驛掠百卒竟誅

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圄結為武雄軍凡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於城下帝怒捕戮之

川班妄訴全軍俱廢

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班殿直廩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太祖以御龍直屯郊祀時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擊鼓上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焉有例哉命斬妄訴遂廢其班

雲捷軍偽印寘之極法

建隆三年雲捷軍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

酒坊兵士作過罪及主將

何鄴言太祖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因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四處若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

軍法約束有非莊宗所能及者

上問李承進曰莊宗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姑息將士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也上曰二十年爭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容吝賞苟犯吾法惟有劍爾其御兵之嚴又知此矣是以擊刺馳射悉為精銳而見用老弱怯懦安於剩員而不斷

建隆二年令殿前侍衛又部先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卒

太宗真宗永之軍政益肅故平滅千乘萬騎周旋如一

太平興國二年崔翰分布士伍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每按旗指麾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悅以金帶賜翰

殿庭進退容止中節

至道元年上閱武便殿衛士有挽弓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綽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東西列陣觀其進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

數百人爾猶有衣威可觀況堂陛之陣數萬成列者哉

近京補禁衛皆為精兵

咸平四年蓼近京強壯補禁衛詔高峻教閱行五整肅上曰昨日材民皆為精兵矣

吁有自來矣至于仁宗承平日久法制稍弛御士之變何郤爾言之

慶曆八年崇政殿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劫取庫兵緣上殿壓何郤爾上書乞重行黜陟

歩直兵士之變識者遠七言之

皇祐元年軍頭司歩直兵士擬欲作過於皇城內先埋藏器仗戒令遠七上書乞根究

而東不知戰鬬龍衛不能被甲操弓矢策七曰新添虎翼自南中選填才質綿弱自

慶曆元年田況上兵策七曰新添虎翼自南中選填才質綿弱自

云不知戰鬬見賊恐死傳者以為笑若添士兵請給其立功不在東

軍之後八曰騎兵高者無如龍衛有不能被甲上馬者況老於雲武

二騎挽弓不過五六斗望空發箭三十步已墮地

天子聖明一如振刷無復曩時之弊時舊章雖在崇寧舊規猶在自高俠以恩得用軍政遂弛下兒中遵以亦循舊章雖在崇寧舊規猶在自高俠以恩得用軍政遂弛下兒中遵以來懲諸班之戀因噎廢食故或以衛兵掃地為言

建炎四年初上莊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為首者駕還越遂廢班有趙鼎曰祖宗朱政最為留意○熙寧變亂舊章獨不敢議軍政昨明州班直即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識廢之是因噎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肅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仿佛舊制亦掃蕩不存或以三衙揀發為言

紹興元年廖剛言祖宗軍政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密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兵而已

或以親兵寬弱為言

紹興二年胡安國言宋朝分三衙以掌禁軍雖深密間舊規猶在及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承嗣寶位而親兵寡弱豈強本之計

高宗慨然委之主帥未及半年軍容益張

紹興二年權湯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請增衛兵上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嘗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衛兵沂中歎曰勾陳天仗陣列於是招丁壯未半歲軍容益張遂改中軍為殿前司

禁衛諸軍悉從遷轉

紹興五年時諸將所總歲久功而天子親兵久無轉遷之望趙鼎請立為得員之法始復祖宗之制

都督軍馬悉隸三衙

趙鼎言都督府軍馬合撥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今正之甚善

祖宗舊制於是乎盡復盛哉

中興之功蓋與創業無以異也林駉文

總論

成兵衛兵出戍祖宗舊制禁衛最親者名以班直宿衛扈從殿前掌之目籠禁以下則或守京師或戍諸路

元志

元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戟宿衛宮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軍頭司城隍司麟趾院皆以守京師備征戍

議以天下精兵聚於京師諸道之兵疲怯不任事不得不然也

中興以來馬軍一司常戍金陵收諸帥之兵名為御前軍亦皆要害此其遺意歟

職源

馬軍一司中興以後常出戍建康

然時有先後勢有強弱昔景德中陳堯言旅禁以衛京師不當戍邊二年陳貫主兵論三編言旅禁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戍邊莫若募土人

皇祐

初包拯言調發戍兵非固宗社之策

元年包拯言戍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非固宗社制夷狄之良策

彼去國初未遠也而其言且然況在數世之後為人主者亦當權其緩急根本所在盡亦加之意乎林駉文

三代盛時天下皆兵也其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今以戍周周官放之司徒之屬族師以邦比之法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誡鐸旗物帥而至小司徒乃會方民之卒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禮此民兵之制也

齊威公任用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

秦有材官於郡國

漢制踵秦置材官於郡國焉唐謂文帝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燕京圖書館藏

憲之所見兵志門銑據以為說

秦發壹遣闔襄助元發三州少為形援

太宗之時李靖以兵部尚書恭數進策圖鈐帝加納李靖使江陵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盪定巴蜀子第收用之

仁宗之時李狗具為澤路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測山東有變澤潞安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閑月得習射歲終大校視籍第能否賞負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十二萬以不稟于官而所軍實乃曰軍可用矣繼甲倅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

景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劍南西川德裕至則率戶一百取一人使習戰貸物事繼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

宋太祖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兵赴慶州

太宗時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為義軍。

雍熙三年遣民之驍勇者就團結以襲奚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鬬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

應援王師者資以糗食假以兵甲平幽州後頒在軍為優與存録頒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甚衆○雍熙四年開封尹陳王元僖又上疏曰河南久為內地人戶非能便書武藝不可盡寘戎行河北累經戎虜頗有鬬習馳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沿邊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卒納其言

真宗咸平二年朱台符上疏曰江浙舊有義軍秦隴見屯強壯執杓取則該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衆各于郡縣量置義軍本戶畧與後阿咸特少加實賜動則就便召發靜則住營養又於王畿千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之天下孰敢動搖誠上言

夫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戎情伏望陛下選邊民為招收軍縱與衣糧使之自相親睦使有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事尚預知則百戰百勝矣

五代時瀛鎮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三六丁七丁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為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

自置馬勝甲者蠲其力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柵官給鎧甲

咸平三年王元之言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閑習弓劍漸葺城壘繕治甲冑郡國張樂緝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

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粮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吳舊與轉運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

四十指揮○景德四年上曰比詔河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掌許續募今邊防罷警若遂令減去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闕則補之

至正月召集教閱習以為常○祥符二年詔河北強壯自今每歲十月

仁宗天聖三年陝西運使范雍涇原路部署王謙等奏準詔吉相度於

邊弓箭手並是父子相承兄弟相
役從之會要范仲淹知延州寶元中元昊叛時議點鄉兵戰仲淹令刺手
及兵籠懷慶路皆復為農結集而行。康定初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
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四團為都五都為指揮置使民年
二十繫籍六十免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慶曆三
年知秦州韓琦請益本路兵於是揀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
慶曆二年詔簡河北強壯刺為義勇不願者釋之存其籍以備守葺城
池自此強壯浸廢又簡河東鄉弓手亦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
分戍邊外時初置義勇人情訛訹乃詔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
鄭曰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焉編。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今河
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士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
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胡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
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饋而不易之利內地
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上同。慶曆四年樞密副
使宋祁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有曰景德以前緣邊主兵無事時令戍本
州軍冦至則盡為逐路部署司抽起緣邊剽食又却以南兵必守甚無
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決勝編。皇祐元年戶部副使包拯言今河
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招置卒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掌籍之矣籍定
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切患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
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穀
饋二則群情樂為其處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
實京師則內外安矣同上。嘉祐三年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
建言嶺南自古不刺戍兵乞置士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總
為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

上嘗則給粮免稅校長免二丁稅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同上○嘉祐四年上封者言義勇為河北伏兵惜其東於列郡遣其大用而議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能以河北冀那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為義勇總管兵官為鈐轄歲以季冬逺閱萬一大戎入寇即翻集赴援傍出掩擊彼虜腹背受敵則是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朝廷下其章河北四路帥臣同上。大名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錢明逸瀛州王贄議曰唐李抱真籍民三丁選一農隙則試示以賞罰得死卒二萬是時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効而或者謂民伕抵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今便分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挫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姑令點集訓練二三年間武藝稍精遇有警時待將臣加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自置義勇州縣以時被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編

英宗治平元年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皆為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習學武藝仍乞選官行於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緒以漸及他縣從之先是同管勾開封府衆掌公為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寺詳定至是增損行之同上○王安石初為淮南節度判官時議行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及每小保用民力築射垛又自辦錢糧起鋪屋三兩區每保置鼓遇賊擊開封縣事等縣民千餘人赴寺訴其不便是時五路義勇皆陂為保甲至元祐罷之。○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役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曰役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不可全無周宣國之勇力之士蜀於司右有事則可使為選鋒又令壯士有羈絏亦所以弭難也上論變義莫為民兵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為兵因鄉遂寓軍旅方其在田作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今邊陲農人則無十五不知戰守之法又別募民為代其盡邊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粮乃至官私轉輸勞費尚患不足遇有警爭則

募兵又不足以應敵無事則百姓耕種不足以給之豈得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秦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點兵然守邊所用將帥如何耳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群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而不患無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編。熙寧四年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對曰今義勇上軍上番供役既有優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以

庸調法亦可為第義勇以良民為之當以義禮獎養今皆倒置湟其手背人不樂一也教閱委人不樂其二也又使之運粮人不樂其三也今招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人以得籍名於義勇為幸至於武藝推恩隨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也擇其鄉閭雄傑為之將校稍加奬拔則人自悅服勍令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幾此與彼固無不可況又不至如此費官禄以足使人樂為之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兩主則

以上豈不及此華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然之同上

熙寧五年癸亥樞密院言諸路經畧司勇敢効用皆以材勇應募從軍月給錢糓戰馬器甲以時練習若無調發皆聽還家其聞戰勞效依次遷補九年四補至借職此弓箭手有功遷轉之押官至借職九年實滿還特異其朝廷第功均賞之意先擬涇原路經畧司奏勇敢武藝舊雄分等弓力多不中程精冗相參疲弱幾半尋詔試汰去冗濫祖為精勇今以河東麟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三百人涇原路五百人為額不剩手不置管每季首赴經畧司閱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遠事追集給口食借官馬給草料其教習日依甲分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減半減次等又不中勒停遇戰有功以八等定賞從之仍頒行諸路編。熙寧五年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位欵為義勇強壯不別名保甲而安石議令盡依王安禮所奏同上。上欵修河北弓箭社遇京曰河北義勇次人戶不盡河北義勇六萬自足何須做弓箭社王安石曰河北義勇次人

有許多地有許多人何故只令十八萬人習兵為義勇而不可令盡習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古者民居則為比比有比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長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是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慰寧六年八月復比閭教練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騎有物力養馬者戶二匹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強予府界路者委監司經畧州縣更度編。慰寧八年四月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有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為上言給田募人充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翌日檢初議乃李承之言裁言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然無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人充役則人人願為之矣上曰善其令檢詳文字已不如此言手箭手之便弓箭手雖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強壯則弗卹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所募皆得真強壯也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上同。慰寧九年五月詔諸路并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保結為一圖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教習。元豐二年十二月辛亥提舉廣南東路常平等事蔡燁言今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保為之長長為之正者豈特不容其奸而已蓋歸斧鉞於農兵武士於耕夫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為備可以不勞北兵矣詔下廣南東路經畧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並邊及江海外蕃聚賊司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編。元豐六年十月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孫覺言看詳諸路巡檢土兵

立法之意蓋為其人習知本處人情出入道路易少緝捕盜賊近歲歷諸州見所招土兵多老弱不堪被甲可擒盜者十無三四仍未必皆土人欲乞逐路委監司一員選留外路剩逐州廂軍從之同上

[哲宗]元祐元年七月右司諫蘇轍言臣切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保護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八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二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三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秉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憚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恤特與蠲免同上○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為罷法二十餘日已下免教指揮邽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等子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比貧富力役大為不均臣愚於三等已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一為陝西州郡今秋雨潦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切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雖災傷及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繫災傷縣分兼特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詔府界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編○

[元祐]二年詔諸路廢役土兵額半差禁軍以樞密院言土兵本以詰盜山川地理易於捕寇今歲久以親戚鄉里之故或庇其為奸請以禁軍相兼故有是命同上○[紹聖]三年三月樞密院言廣南東西路搶手土丁○[熙寧]舊法一年縣教一年上州作自元祐以來罷上州只令縣教慮因此漸成廢墮詔依[熙寧]舊法同上

[高宗]建炎元年張慤請募民聯以為十五使合力抗禦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為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二年詔陝西河北

依舊餘皆罷○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路安撫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每五千為一隊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今川口義士尚裂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紹興二十一年張輔世言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斂邀求役無度人望放歸農詔申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詔籍鄉兵知荊南府續屬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十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皆有長擇一已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粮其後籍者至七八千人

孝宗乾道五年三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一曰淮甸義兵可按教不可久勞有妨耕種○淳熙三年二月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土兵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及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前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兀术入寇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兵乃用長槍不能及虜兀术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兀术必成擒矣今次州部起發禁軍極整肅茲又及時遣歸更加激犒他時調發必易集政○淳熙四年八月壬申進呈前来教閱民兵兩淮荊襄總費為緡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教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閱江陵襄陽荊門各就逐州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罷○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上曰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粮却是弓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民之益緩急亦可用上

再改民兵

自府兵法廢唐代宗時李抱真為澤潞觀察副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乃籍戶三丁擇一驅其徒相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教戰習射歲終大閱第能否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侯冠其後李德裕為劒南西川節度代請甲人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蜀之器械皆擇銳卒

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於是二
邊漫矍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但謀以城降五代唐
潞王詔天下大括將吏又發民為兵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
軍用張延明之謀也得征夫五十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晉齊
王敖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國朝咸平四年又
括陝西丁壯共得萬八千號保毅軍。景德二年曹瑋請以邊民應募
者為弓箭手又至治平元年籍陝西鄉丁為義勇軍及令環慶鄜延為
撥保毅軍為義勇初宰臣韓琦言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何衆幾八
萬勇悍絕實出於天性而又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精加棟
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初亦嘗三丁選一為弓箭手其後刺為
保捷西夏納欵朝廷釋之河北河東陝西當西北控禦之地其勢一也
今若於陝西諸州亦刺義勇止刺手背亦無驚駭一時雖擾終成大利
上乃命徐億分諸州籍之得義勇十二萬二千五百人初韓琦欲刺陝
西民為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其不可

四朝志序國家籍郡國鄉里及旁塞之民與其丁壯子弟之應募者
隸習武事備戰守曰義勇曰弓箭社曰保毅曰禁戶曰驅人曰上丁
曰弩手曰洞丁曰搶手曰弓箭手曰敢勇曰蕃兵各因其方之民而
名之通謂之鄉兵

自熙寧以來民兵莫盛於保甲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
熙寧三年始聚比其民以相保證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選衆所
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副應主客戶兩丁已上選一人為保丁附
保兩丁則有餘丁而勇壯者亦附之先行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
遍于天下初以捕盜賊而期保任而未隸以武事四年始詔畿內保丁
隸習武事元豐元年呈引府界保甲藝成者帝親閱之擇其能者官使
下者亦賜金帛元豐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其年府界河東陝
西歲費三百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緡而團教之賞為一百萬緡有奇
凡教集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按內侍往諸路皆以蕃次

義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餘閒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
上詔晉人佘晉二覈之間講勸不可復加賜緡錢十五萬其槩箱義勇
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人自保甲之法立爭之甚衆
文潞公司馬公皆請罷保甲韓呂公若范純仁王岩叟皆保言其弊
渡江以來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數擊賊衆上曰淮甸遺民能力
舊忠義如此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

總論民兵

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
足以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
及東軍之下者新添虎翼軍不知戰鬭若添土兵請給其立功必不
若土人陳貫言之

見衛兵出戍

東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

田況言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其餘請給甚微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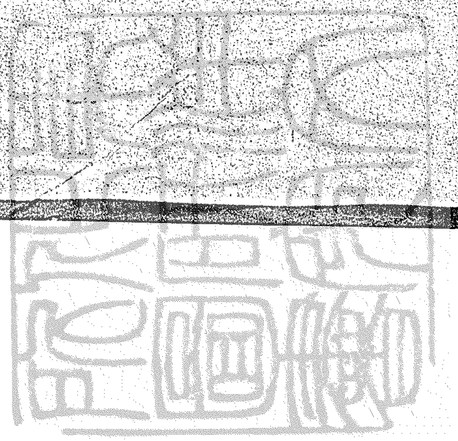
在東軍之後

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鬭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
方平曰不可

康定元年詔陝西河東河北京東西路籍民為弓手強壯悉刺充保毅軍陝西路悉刺充保捷軍
詔京東西路弓手強壯悉刺充保毅軍馬詔琦詳度以聞琦諸陝西弓手
韓公曰可卒刺之

慶曆二年詔琦掌奏本路諸益軍馬詔琦詳度以聞琦諸陝西弓手
悉刺充保捷指揮諸州保毅軍河東河北義勇皆涅手

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
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
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簡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前見為
教益酷鞭笞之苦誅求之苦不得免為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逐檢
攻提舉幹官以輸其忿而已見上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

元祐元年黃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二年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

元豐末他路罷兵殺官吏獨河東保甲不為大吠之盜
噫是無以議為也有如弓箭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宜穀驕甚所至
為寇何韓之慮不及張耶
墓志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為宜穀保捷指揮方平連爭之不從所刺
兵皆市人不可用而宜穀驕甚所至為寇識者以不從方平言為恨
義勇之制其後運粮戍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又不及司馬公耶上文
曰張公司馬公慮甚遠矣而韓公亦未可深厚也石壕之詩公蓋誦之
久矣彼誠見夫漢唐調發之弊故歛收拾強悍者養之以為兵則良民
可以保其相聚之樂雖稅歛之厚不恤也
別論
別論義及養兵事既然曰猗有所思而得養兵雖非古然自有利
處昔者發百姓戍邊無盡歲杜甫石壕吏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
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
肉相聚之樂此豈小利
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而盡非之哉林駉（考索後集卷終）